



重刻唐荆川精選史記卷之六

巡按貴州監察御史毛在校正

貴州布政司左布政鄭旻

貴州按察司按察使彭富

貴州布政司左叅議應存卓訂刻

田單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於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敗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轄折車，敗為燕所虜。

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
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既殺湣
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
大夫出與戰敗卒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
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為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
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
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
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
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
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

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
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
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
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
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
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
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剽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
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先人可為寒心燕軍
盡掘壘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
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

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
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
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
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
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
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
人隨其後牛尾熟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
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
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
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
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
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
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
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
距其田單之謂邪

韓信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

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
項羽羽以為即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
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
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
斬壯士滕公竒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
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竒也信數與蕭何語何竒
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
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
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
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

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
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
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
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
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
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
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
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
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
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

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剗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

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驍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豪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

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亦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銚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為河東

郤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闕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闕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關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闚退不得還

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單山而望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璠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日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棄旗鼓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

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劾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

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爲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鄙下身死泚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闕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

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輸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強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爲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驛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誼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

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記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爲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爲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得黥布走入城臯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城臯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卧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

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劇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已乃烹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

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為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

人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爲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真王耳何以假爲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終爲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

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
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
幸爲信謝項工武涉已去齊人劓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
爲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
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
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
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
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劓
通曰天下初發難也倏以雄豪傑連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
霧集魚鱗雜還燦至口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

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
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
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
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
無尺寸之功析北不救敗滎陽傷城臯遂走宛葉之間此
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
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
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爲
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効愚計恐足
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

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強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

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蠡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泝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蠡陳澤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

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畧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脇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爲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所養

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闔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躅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爲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佯狂爲巫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漢五年正月徙

齊王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爲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爲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伊廬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到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

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爲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拑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嘆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

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烹

之通曰嗟乎冤哉烹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網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爲陛下所爲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烹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曹參

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秦時爲沛獄掾，而蕭何爲主吏，居縣爲豪吏矣。高祖爲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將擊胡陵，方與攻秦監公軍，大破之。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爲魏擊之。豐反，爲魏攻之，賜爵七大夫，擊秦司馬尼軍碭，東破之，取碭。狄父祁善置，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章邯車騎，攻爰戚及亢父，先登，遷爲五大夫。北救東阿，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候一人。秦將軍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而東，楚懷王以沛

公爲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爲執帛號曰建成君
遷爲戚公屬碭郡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
離軍成陽南復攻之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
軍破之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破之
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爲執珪從攻陽武下轅轅緱
氏絕河津還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從南攻犍與南陽守齧
戰陽城郭東陷陳取宛虜齧盡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峽
關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遂至咸
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爲漢王漢王封參爲建成侯從至
漢中遷爲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雍釐擊章平
軍於好畤南破之圍好畤取壤鄉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
破之復圍章平章平出好畤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
東取咸陽更命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二十日三秦使章
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參以將軍引兵
圍章邯於廢丘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脩武
渡圍津東擊龍且項他定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
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黃程處反
於燕徃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又進破取衍氏擊羽
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彊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爲將軍
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羽敗還至滎陽凡二歲高祖三年拜

爲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軍孫遨軍東張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武垣生得魏王豹取平陽得魏王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鄆東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將軍於鄆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之所韓信已破趙爲相國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韓信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菑還定濟北郡攻著潞陰平原菑盧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大破之斬龍且虜其將

軍周蘭定齊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旣韓信爲齊王引兵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爲皇帝韓信徙爲楚王齊爲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肥爲齊王而以參爲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號曰平陽侯除前所食邑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軍破之黥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留參功凡下二國縣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郡守

司馬候御史各一人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
爲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
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
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
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
定推此類具言之參爲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
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何卒
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
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
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
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將相
有卻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漢相國舉事無所
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即
召除爲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
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
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
去終莫得開說以爲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
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
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
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爲中大夫惠

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乃謂窋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群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窋既洗沐歸間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答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爲漢相國出八三年卒謚懿侯子窋代侯百姓

歌之曰蕭何爲法類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平陽侯窋高后時爲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爲侯立二十九年卒謚爲靜侯子竒代侯立七年卒謚爲簡侯子時代侯時尚平陽公主生子襄時病癘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謚夷侯子襄代侯襄尚衛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謚爲共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國除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爲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

爲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衛青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爲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媪通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故冒姓爲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母號爲衛媪媪長女衛孺次女少兒次女即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衛氏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青嘗從入至其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爲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大

長公主女也無子妬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以故得不死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孺為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貴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元光五年青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籠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為虜所得脫歸皆當斬贖為庶人賀

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為皇后其秋青為車騎將軍出鴈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遂略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為朔方郡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功以千一百戶封建為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為岸頭侯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藉兵數為邊害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儼狁至

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
闕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
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絕梓領梁北河討蒲泥破符
離斬輕銳之卒捕服聽者三千七十一級執訊獲醜驅馬
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戶其明年匈奴
入殺代郡太守友入略鴈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
定襄上郡殺略漢數千人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
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
史李沮為強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
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

張次公為將軍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
等兵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
王驚夜遁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
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
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
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為大將軍諸將
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天子曰大將軍青躬
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
青子伉為宜春侯青子不疑為陰安侯青子登為發千侯
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

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傳校獲王以千五百戶封敖爲合騎侯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窳渾至匈奴右賢王庭爲麾下搏戰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說爲龍雒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戶封賀爲南窳侯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爲樂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

戶封朔爲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爲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爲中將軍太僕賀爲左將軍翕侯趙信爲前將軍衛尉蘇建爲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爲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爲翕侯見擊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犇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亡其

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閔長史
安議郎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
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
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
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
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
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
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
見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
在所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幸爲

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爲剽
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
過當於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
及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藉若侯產生捕季父羅姑比
再冠軍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爲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
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以千一百戶封賢爲衆利
侯是歲失兩將軍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
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赦其罪贖爲庶人大將軍旣還賜
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竊乘說大將軍曰將軍所以
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爲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

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為壽天子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審乘為東海都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饑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博望侯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為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盭討遼濮涉狐奴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攝帽者弗取冀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誅全甲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益封去病

二千戶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留當斬贖為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遂過小月氏攻祁連山得酋涂王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闕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

益封去病五千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爵左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遼濮王捕稽且王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為從驃侯校尉句王高不識從驃騎將軍捕呼于屠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戶封不識為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為煇渠侯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驃騎會當斬贖為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由此驃騎日以

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要邊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封其裨王

呼毒尼爲下摩侯鷹庇爲輝渠侯禽黎爲河綦侯大當戶
銅離爲常樂侯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
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相犇率以軍糧
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僬髡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
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與
之勞爰及河塞庶幾無患幸旣永綏矣以千七百戶益封
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居
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
爲屬國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
年天子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

不能渡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
年也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
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
騎驃騎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
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爲前將軍太僕爲左將
軍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
軍兵卽度幕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趙
信爲單于謀曰漢兵旣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
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
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爲

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寘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

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為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衆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為單于單于後得其衆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比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軍既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之士約輕齎絕大幕涉獲章渠以誅北車耆轉擊左大將斬獲旗鼓歷涉離侯濟弓間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

行登臨翰海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
三取食於敵遠行殊遠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
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會與城不失期
從至橐余山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以千六百戶封博德
爲符離侯北地都尉邢山從驃騎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戶
封山爲義陽侯故歸義因淳王復陸支樓專王伊即軒皆
從驃騎將軍有功以千三百戶封復陸支爲壯侯以千八
百戶封伊即軒爲衆利侯從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從驃
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校尉敢得旗鼓爲關內侯食邑二
百戶校尉自爲爵大庶長軍吏卒爲官賞賜甚多而大將

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
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
馬位及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定令令驃騎將軍
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
貴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
肯驃騎將軍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天子嘗欲教之孫
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爲治第
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
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爲遣太官齎數十
乘旣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

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踰事多此類大將軍爲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驃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像祁連山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子嬪代侯嬪少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嬪卒謚哀侯無子絕國除自驃騎將軍死後大將軍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及發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除其後四年大將軍青卒謚爲烈侯子伉代爲長平侯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

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羗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大將軍以其得尚平陽長公主故長平侯伉代侯六歲坐法失侯

最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子爲侯三千三百戶并之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已爲將者十四人最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斬捕虜首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五千一百戶其校吏有功

為侯者凡六人而後為將軍二人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嘗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導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為將如此

李廣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遂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常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今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將吳楚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

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爲上郡太守後廣轉爲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爲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爲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馬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驚欲馳還走廣曰吾去

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將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爲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爲

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爲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
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
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刀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
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刀
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常遇害不識曰
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
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
李廣程不識皆爲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
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爲太中大
夫爲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

邑旁谷而廣爲驍騎將軍頽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
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鴈門擊匈
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
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卧
廣行十餘里廣佯死曉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
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
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
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當廣所失亡多爲
虜所生得當輒贖爲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頽陰
侯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

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
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
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於是天子
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
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
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
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
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
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
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為人長猿臂

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
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為戲竟
死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土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土卒
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
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
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為所傷云居頃之石建卒於是
上召廣代建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從大將
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為侯者而廣
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
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

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圍陳外向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

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羗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

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爲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旣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旣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自請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從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竒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從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

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

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爲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爲郎天子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爲勇當戶早死拜椒爲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墻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旗鼓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爲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驃騎

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而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李陵旣壯選爲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爲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爲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旣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旣

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關
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
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
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
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
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爲恥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
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
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
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

重刻唐荆川精選史記卷之六



